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
第二十三回 開學吃酒王老娘首座 丁憂謀差陳膏芝心慌

話說陳膏芝往上海進發後，已到十月初一，黃氏夫婦開辦學堂的日子，正好先接敘一回。那兩處學堂未開之先，黃繡球與同志諸人又聚議過兩次。黃通理又著實忙碌一番。張開化張先生果然將他公事托付了伙計，自己騰出身子，隨同黃通理做個幫手。如今新話頭，叫做幹事員的便是。這日開學的禮儀，在黃氏家塾一邊，按下慢表。在城西女學堂一邊，是預備了請王老娘、曹新姑補行慶祝會的。外面雖沒有什麼鋪排，卻是女學生到齊了，人數可也不少，又是新創的一件事，有些曉得的，都走來要看。加上學生當中，有由娘送學來的，有由伯姆孀子送學來的，有由姑娘、嫂子、姨娘、姊姊送學來的，還有是婆婆媽媽跟著送來的，一時就擠不開了。大門外，也不免有些男人闖了進去。黃繡球、畢太太們早就料到這個，這日老早的便將所辦酒席一桌桌擺在堂上堂下，也並不點什麼香燭，鋪什麼氈條，更不行那磕頭拜先生的舊禮，對著送學的人說：「只道今日先請客，明日才上學呢。」對著來看的也只說是請女客，不容男人混雜。卻暗底下留著幾個女學生，等著坐席，這才散了一大半。

到申牌時分，約齊幾位同志，立在堂上中間，分派了一班學生，立在兩旁。三面排開，大家只福了一福。那學生高高矮矮，從十歲到十三四歲上下，煞是好看。內中惟有那櫻兒，年紀大些，又不算在學生以內，當時是站在中一排的下手一邊，算是同送學來看的人一起。這個禮節既行之後，黃繡球、畢太太合著幾位同志，約略說了些話，無非是謙讓勉勵以及追思陳老太太，慶賀今日開學的意思，就推尊了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，在堂安席。學生當中，有的留，有的不留，櫻兒也再三辭了，一共只安了五席，還不曾坐滿。不過二十餘人，第一席是王老娘坐的首位；第二席是曹新姑坐的首位；餘下也不分大小次序，隨意入坐。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當下笑逐顏開，原不肯坐兩個首席，因是黃繡球分派，有個不得不坐不敢不坐的樣子。等一齊坐定了，黃繡球拿一把酒壺又單在他二人面前篩上了酒，說：「今日這酒，專為你二人而設，有了你二人，才有這學堂，有了這學堂，才如了我的志願。自從有個學堂名目以來，開女學堂的別處已有，問誰能像我，就收服了你們當尼姑的做到教育上的人？將來在我的結果，雖還不曉得怎樣，在你們兩個人的結果，卻是我造出來的。我黃繡球要繡成一個全地球，這件事也算得是一手新鮮活計了，應得敬了你們一杯，我也自己吃一杯。」大家都拍手歡笑。

王老娘、曹新姑隨即站起來，取過酒壺代黃繡球爭著篩了酒，說：「黃奶奶是應該多吃幾杯的。」於是畢太太、文毓賢、胡進歐諸人均此斟酌，開懷暢飲。在座的女學生也跟著十分快樂。

黃繡球領過一兩杯，回頭又向畢太太道：「姊姊，這學堂雖是我的發起，實在是姊姊的成全，也應該敬姊姊吃個兩杯。」畢太太忙按著酒壺說道：「這是那裡話，論起這個原因，自然第一是妹妹同通理先生的能力；第二是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的功德；第三就是那陳老太太的贊成，眾姊妹的光彩。」大家聽說，都道：「這更說不著我們，我們大家沾了黃姊姊、畢姊姊的光彩罷了。」黃繡球到底替畢太太斟過一杯，坐下笑道：「大家都不要客氣，倒是畢姊姊講王老娘們功德的那句話，如今我來問問王老娘們：這種事，比當初你們拜菩薩修行的，到底怎樣？好處在那兒呢？」王老娘忙支開嘴，笑迷迷的答應說道：「菩薩就是人，人就是菩薩，那泥塑木雕的，講他做甚？」曹新姑也說：「做菩薩的功德，是給人瞧不見，什麼補氣呀報應，都是渺渺茫茫，到底人教人有點憑據。你看今天來的小姊妹們，若是一個個教了出來，能夠自己立身立業，就將來沒有丈夫兒子可靠，不至於做的家人的勾當，豈不便是福氣？想起我們從前當尼姑，真可笑煞人！」

吳淑英插上來說道：「新近我看見一張新聞紙，講雲南制台，因為雲南省城裡要設立學堂，沒有個空地方，就出起告示，禁止和尚尼姑不許削髮，已削的要留起來還俗，出空了那庵堂廟宇，改為學堂，把庵堂廟宇的出產查清了，提八成做經費，餘下二成，分給那老病的和尚尼姑，養他到死。尼姑年輕的，替他相當擇配，委了雲南府知府管理這件事。那知府奉命而行，到了一個庵裡，有兩個年輕尼姑執定不肯留髮，不願嫁人。知府再三開導，兩個尼姑再三不依。逼得沒法，就雙雙的在那知府衙門口牌坊柱子上頭撞死了。」

黃繡球搶著說道：「這是在勉強要替他擇配上來的，若是說隨他兩個自己去配人，我曉得這兩個年輕的一定不死。我們中國風俗，只把男女的婚姻大事任著父母做主，父母又只聽著媒人的話說，泥住了男女不見面，拘定了門戶相當，十人有九，成為怨耦，倒把什麼『巧妻常伴拙夫眠』的話，歸到緣分上去；又是什麼月下老人，暗牽紅絲注定了的，自古至今，也不知害死多少女人！至於寡婦再醮的話，王法本是不禁，自從宋朝人，講出什麼『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』，就又害盡無數的事，什麼事不要廉恥，不成風化，都從這句話上逼出來。我聽見說這句話的人，他家裡就沒有守著這個規矩。還記得宋朝以前的大賢人，大好佬，他母親妻子，是再嫁三嫁的，盡多著呢。況且一個男人許娶了幾個女人，一個女人那怕沒有見面，只說指定了是個男人的，男人死了，就該活活的替他守著，原也天下沒有這等不公的事。講來講去，總是個壓制束縛的勢頭。我們做女人要破去那壓制，不受那束縛，只有趕快講究學問的一法。有了學問，自然有見識，有本領，遇著賢父兄，自然不必說，便遇著頑父豈母，也可以漸漸勸化，自己有幾分主權，踏准了理路做事，壓制不到我，束縛不住我。就是有人批評，我可還他一個道理，這都要從學問上來。如果先沒有了學問，單是說我有我的權，父母管我不著，這就走路要走叉了道兒，不但受人批評，自己想想，恐怕也覺得無謂。畢姊姊同諸位姊姊、妹妹，看我這話是不是呀？我們這個學堂，抱定了這個宗旨，是要大家同心同意，幫著忙的。」說時，又起身代各人斟了一巡酒，喝喝談談。

將快散席的時候，黃通理帶了兩個兒子黃鐘、黃權連張先生、復華等踱了進來。張先生臉上紅通通的，黃通理也很有酒意。原來這日家塾中開學之後，散得甚早，先起已到女學堂來看過，看是諸位女客正吃著談著，沒有進門，也就約了到一家酒館，開懷暢飲。此時大家見黃通理等來了，各自散席笑迎。畢太太問：「你們那邊也吃酒的嗎？怎樣熱鬧？」黃繡球問：「男孩子報名的，可都到齊了沒有？」張先生磕著旱煙袋笑道：「只有五個沒到，倒是黃禍的兒子黃福，臨時來說也要上學，是他家裡送來的，說黃禍又出門去了不在家。」黃通理道：「這可是想不到的。」黃繡球道：「那黃福孩子，我看他著實可造。你倒要好好造就他，不要拿他老子埋沒他兒子。」吳淑英姊妹搶上來拉著黃繡球道：「我們要先走了。」說著，那來領女學生的也陸續領去。

這裡畢太太、黃繡球送過了諸人之後，又談論了些，料理了些。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還謝了幾聲。當時畢太太又道：「我是早說明住在堂監守的，物件是早已搬來，今晚我便住在堂裡，可叫復華也搬了來陪著。再請張先生家派一個老婆子來。」張先生黃通理都道不錯，如此佈置而散。此後兩處的學規教法，按著前頭所議的章程，各自做去。大概外面是黃通理、黃繡球，分主一邊；內面仍是他夫婦合著出力，底下的事情甚多，又要暫擱再敘。

暫轉來說那陳膏芝，到了上海，住入客棧，打聽得欽差恰才來沒幾天，那個舊交的隨員果真也來了，也在行轅外住了棧房。第二天就勉強起一個早，將近十二點鐘，僱了馬車去拜。恰好那隨員剛從行轅上下來，一見名帖，曉得陳膏芝薄有家道，此番丁憂來到上海，定歸帶著錢來玩的，可以分他幾文，即刻請見，見了十分念舊，敘話之間，道是：「這回欽差嚴厲得很，一直打京裡跟了出來，什麼都不能沾個光，弄得在京裡帶的幾個錢，賠貼乾淨。上海雖是繁華之地，我們有關防的，原不說想去嫖去逛，連想買點東西，總不湊手，實在也悶得慌。老兄你來了挺好，既不是本省的官，又是丁憂的人，我們常談談，可不要緊。」陳膏芝便道：「老兄，你到底是個紅人兒，跟欽差回去，還怕不得個密保、個把海關道可捏在手底心裡的？像我窮候補，雖說家裡還有口飯吃，究竟沒得照應，沒得能耐。如今又丁了憂，新近還失了一票東西，運氣壞極了，不要說起。曉得你老兄在此，一來給你老兄請安問好，二來也想謀個機會，帶來的盤纏不多，卻是我丁憂的人，同你老兄有關防的人，都差不多，不能去嫖去逛。老兄要買東西要用，我可先勻出一千來用著。」

那隨員打上心坎，一面謙謝，一面暗忖道：「此人就這樣會湊趣，無非想由我鑽欽差的路子。我們欽差大人出封把空信，我去求起來，還做得到。成不成，橫豎碰他的運氣，我落得回給他一個人情。」想罷，便對陳膏芝道：「你老兄才來在客邊，怎好反來用你的？倒是你現在想謀個什麼機會呢？想來一位道員，門路是多得很的。」陳膏芝坐著挪上屁股尖兒，湊了那隨員面前說道：「毫無門路，你老兄可能代我設個法兒？」那隨員的裝著皺眉擠眼，啞著嘴，半天才回答道：「論起來我們欽差大人……」說了這四字，又道：「再說罷，我總不能不夠交情的。今天還有公事到行台上去，我是不便回拜，歇一兩天再請過來談罷。」說著，端起茶碗。只見陳膏芝用手去擦眼淚，那隨員便問：「老兄近來的煙量想必更大了，我這裡少了這個，失敬失敬。」陳膏芝忙也端起茶碗來，一聲送客，走上馬車，心中很為得意。不料頭一回見面，把話就說上了，這事倒十分湊巧，回棧便又坐馬車到後馬路匯划莊上去，將益大的匯票交給了，並交出益大的信，就叫見票即付。當又托他莊上，分了三張，轉作即期的票子，兩張一千，一張二千，餘下一千取現洋，如數取去。把一千現的，交點了客棧帳房裡存下，隨時作為零用。三張票子，趕忙封了一張，寫一封信，打發跟人中最親信的，送到那隨員處，取了回片，隨後再去拜那隨員，曉得收到無誤。

這第二次見那隨員，自然更親熱關切，不必摹寫。陳膏芝靜候消息，就日日在棧房裡照舊吃煙，真個守著丁憂的體制，從不出來逛一逛，免不得有點應酬，至多晚上十點鐘，才能上一上一品香的番菜館。這又是他煙癮大、來得懶的原故。一連等了十天，那一天上燈時候，打聽那隨員公事已完，人在棧裡，想坐了馬車又去會他，轉眼來喊喊三個跟人，一個都喊不應。問了茶房，支吾不答。到開晚飯時，三個人掩了回來。陳膏芝原是一些火性沒有，也不說起。三個人伺候著晚飯，倒向陳膏芝回道：「方才小的們在四馬路青蓮閣吃茶，像是瞥著了趙二爺一眼，沒有看得真，就在人堆裡擠過了，相貌實在是像。」陳膏芝聽說道：「他逃到上海來，也許有的，我明日要寫信托地方官，請他移知上海縣查訪。一面見了那隨員大人，也托他關照上海縣呢。明日上午，打聽隨員大人回家，我可要去拜的。你們不許再一齊走開。」晚飯過後，陳膏芝又去過癮，兩個跟班要輪流伺候打煙，還有一個閒得無事，仍舊溜了出去。約莫十一點鐘茶房送進一封信來，拆開一看，正是那隨員的，上面說：「明日午後兩點鐘，請過我有要話面談。」

偏偏到了第二日，遲去了一個鐘頭，等了半天回來，回來了又去，三翻四覆，弄到晚上十一點鐘才見了面。這日陳膏芝的煙癮就沒有過，好那隨員又急於要睡了，第三天還須跟著欽差有事，便草草的說了幾句話。內中有一句，叫陳膏芝再湊個一千塊錢。陳膏芝也只糊裡糊塗聽了這一句，什麼話都沒有弄清，只以為事情打點妥當，滿心歡喜回棧想著，叫那出去的一個跟人，明早再封一千塊的票子去。於是先過足了癮，寫上了信；又想起在虹口靶子路借一個廣東花園裡請那隨員，就另外寫了一封借花園的信，說定後日這一天；又寫了幾副帖子，打算隔夜交代，第二日一並照辦。等到寫完想完，天色已亮，從新呼了幾口煙，就脫衣而睡。

第二日早上，那隨員叫人拿片子來催信，出去的一個跟人仍沒有回，在棧的兩個跟人也是睡了。茶房代收片子，代付回片而去。接著又來催問兩次，那跟人才起來，要推醒陳膏芝，那裡推得醒，一直到太陽落西，房裡已上了自來火燈，還要翻身，好容易推醒了。回明其事，這才猛然想著，問：「你們那伙計回來沒有？」說是還沒回來。陳膏芝兩眼朦朧的笑道：「上海不是好地方，一出去就被女人迷住了，快些打水點煙燈，我自己套車出去。」兩個跟人先起來就打好二十幾個大煙泡，裝上五六支槍，等洗過臉，拈了一點乾茶食吃下，便又躺下呼呼的吸到一個鐘頭。

吸煙的當口，兩個跟人說道：「某人出去了一夜一天，老爺疑心他被女人迷住，小的們想，上海街上的巡捕多，疑心不要他倒被巡捕抓了去，生頭生腦的人，是說不定的。老爺，可發打發茶房去看？」陳膏芝又笑道：「這個未必，喊了茶房來，姑且叫他去問問也好。」茶房來了說道：「這從那裡問起？」兩個跟人便說：「你們總熟悉，可以問得。問出來，老爺先賞你們幾塊錢就是了。」茶房聽講有錢，樂得糊弄一下說：「讓我們到新巡捕房、老巡捕房、虹口的巡捕房，都去問一聲罷。」兩個跟人道：「上海可真不好瞎走的，巡捕房就有這許多。」茶房又說：「巡捕房間信，也是要花兩個小錢，三處也花得不多，有夠三四塊錢，我們本地人就可以使得，先請老爺給了我們，回來再討老爺的賞。」陳膏芝道：「就快付他四塊錢，我煙吃完了，要上馬車了。這虹口的信，就叫茶房順便帶去，不許誤事。這隨員大人的信，只好我親自交去。你們跟我一個人，一個在棧裡候著。」說時再把信一看，知道錢票還沒有封入，就匆匆忙忙去開枕箱，開了又去開小皮箱，翻出多少衣裳東西來。一個跟人在馬車上等候，一個檢水煙袋送帽籠出去，回轉來說：「老爺這是做甚？衣包早已在車子上了。」陳膏芝說：「不是衣包呀。」要知不是衣包是什麼，看完，又請再看下回。